

【上海市实验性示范性高中“南洋中学杯·我与‘十三五’主题征文”优秀作品选登】



从学会扔垃圾开始

育才中学 林笑如

到日本，我才发现，自己，根本不会丢垃圾。在国内，就算看到四五个颜色不同的垃圾桶，你也不会很仔细地按照上面的标准分类；况且如果是一大包垃圾，我是怎么也不会一件件拿出来，再分类扔进不同的垃圾桶的；再者，每次抱着“之前的人也都是乱扔的”想法，索性也随手一扔。而在国外，说来也是可笑，我反而是抱着不能给中国人丢脸的想法，每一次扔垃圾都小心翼翼。

去日本第一天，从超市买了一个纸盒包装的牛奶，喝完之后想要扔掉。走到垃圾桶前，却不知从何下手，分明标着饮料图案的垃圾桶却只有一个圆口，方的牛奶盒根本扔不进去，而其他图标看着又不像。于是，十分无奈地朝垃圾桶里张望了一下，所幸看到里面也有牛奶盒，就扔进了那一个筒里。过了好几天，才恍悟那是可燃垃圾，和一般饮料的塑料瓶不能扔到一起。

几天的观察，让我对日本人扔垃圾颇感兴趣，马上上网查阅，更加惊叹日本人对于垃圾分类的“细致入微”。在百度百科上得知：前几年横滨市把垃圾类别由原来的五类更细分为十类，并给每个市民发了长达27页的手册，其条款有518项之多。

试看几例：口红属可燃物，但用完的口红管属小金属物；水壶属金属物，但12英寸以下属小金属物，12英寸以上则属大废弃物；袜子，若为一只属可燃物，若为两只并且“没被穿破、左右脚搭配”则属旧衣料；领带等属旧衣料，但前提是“洗过、晾干”。不过，这与德岛县上胜町相比，那就是

小巫见大巫了。该町已把垃圾细分到44类，并计划到2020年实现“零垃圾”的目标。

暂且不说这些门类众多的生活用品，即便是简单的饮料瓶，也是了解后才知道，我在日本其实还是没有扔对。一个塑料饮料瓶应该怎么扔？首先喝光或是倒光，然后简单冲洗，撕去外面的塑料纸，去掉瓶盖，把瓶子踩扁，然后再放到塑料这一类的垃圾桶。

我，仅仅小心翼翼地做对了最后一步……

说起来，其实垃圾分类在中国，特别是上海并不少见。从小学开始就有宣传如何垃圾分类，但效果并不显著，大多数只是走走形式的宣传或演讲，普通市民并不真正了解垃圾该如何分类。

未来五年，也许我们无法做到和日本一样细致的垃圾分类，但是，是不是能通过这个五年，不仅仅是学校里的学生、公司里的白领、厨房里的厨师、医院里的医生，做到垃圾分类，也让每一个要丢垃圾的人意识到，丢垃圾，是要分类的，在丢之前，是要思考的。

点评：

一个熟悉的话题，一个极其贴近我们生活的话题，一个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话可说的话题，林笑如同学切入得真妙啊！我更想说的是：从市民扔垃圾看到的，是整个城市的文明，是我们国家的发展进程。我们的孩子们已经意识到了，我们这些成年人呢？

点评老师：朱静

灵魂交换器

浙江省浦江县浦江中学高一(2)班 黄韫秀 指导老师 张鲜明

“有了这个交换器，我就可以交换到我想要的一切了！”我手里拿着一个圆形的器物，爱不释手。“咦，这是什么？”交换器的左侧有个红色的按钮正闪着红光，我不禁好奇地按了下去。

突然，视角似乎转移到了空中，我向下俯瞰，看见自己呆滞地坐在床沿。什么情况？我赶紧飞身下去察看，只见交换器的屏幕上写着一行字：“找到一个人与之交换身体。”没想到交换器还有这样的功能，我大喜过望，大笑着一翻身飞出窗户，去寻找一个目标。

大街上什么样的人都有。买卖东西的，赶路的，散步的，男人女人老人小孩，或优雅或俗气或清纯或非主流。我向往的到底是怎样的生活呢？想着这个问题，不知不觉间我飘临一座豪华的别墅。别墅门前一辆豪华轿车停下，一位满脸不爽的帅气男生走下车，以主人翁的姿态走进大门。我不禁连声赞叹，从高空看下去，在不远处就是一处类似贫民窟的地界，一个乞儿在那里赤着脚奔跑。而这里，是多么富丽堂皇啊！滴滴，交换器提醒我要快了。我毫不犹豫地一头扎进公子哥的身体，大跨步走进别墅。

公子哥的生活堪称奢靡，且不说家里摆设多华丽，食物多昂贵，也不说私人定制的不能用金钱来衡量的顶级设计师设计的服饰，光是零用钱就一周一万元的卡，也不知道拥有如此完美奢侈的配备还要钱做什么。我努力克制刘姥姥进大观园时的那种冲动，享受着王子般的生活。

然而，日复一日，除了炫富，再无事可做，我厌倦了。这里的生活是很富足，但是没有意义。这公子哥既不用学乐器之类的技术，在学习上也丝毫没有被要求，更难以看出他有什么爱好。只是日复一日重复着奢靡的生活而已。玩够了，不如回家吧。想到这，我突然倒吸口凉气：交换器还在“我”手上，如果不是“我”主动的话，我无法回到自己的身体。哎，只好等那个傻兮兮的公子哥自己发现了。

我百无聊赖地在院子里转悠，突然看见一张笑脸。是那个乞儿，正翻着栅栏

外墙边的垃圾桶。看见我走过去，他竟主动打了招呼：“嗨，小少爷。”他操着一口方言，咧开嘴，露出豁了的门牙。我点点头，在他对面站住。“你知道吗，你家垃圾桶能养活好多人呢。”乞儿笑着，那笑里不是辛酸，是真正的快乐。“唔？”我应了一句，“是吗？”“是呀。”乞儿认真地点点头，“好多人，很穷的人，他们不能又不想当乞丐，所以我来当，我翻垃圾桶，养活他们。”“那你还这么开心？”我皱眉。乞儿严肃地说：“开心！我在养活他们，他们依靠我。你看，他们需要我，我为什么不开心？”是这样，我不禁一愣，对了，是这样！这才是人生的意义，帮助他人，被他人需要着。这么看来，不管是我还是这个公子哥，都还没有这个小乞丐活得有意义，要换，还不如换成乞儿的好。

“奇怪，你不是已经问过我一次了吗？”乞儿小声嘟囔着，继续翻垃圾桶。“这个旧耳机应该能卖不少钱呢。”乞儿满意地掏出一个旧耳机，自顾自说着。

突然，他的身体像被雷击中了似的猛地一抽搐，我担心地看着他，只见他缓缓睁开眼睛，眼中已一洗之前的天真。“谢谢你。”他用纯正的普通话，“那个交换器果然好用，多亏你了。”说罢，乞儿或者公子哥，背起破袋子头也不回地扬长而去，留下我在栅栏这边愕然难语。



投稿来信：静安区梅园路77号

1716室《学生导报》编辑部《红花》收

投稿邮箱：joan1966@163.com